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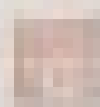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香

楊文祥



廣川書跋卷第六

鍾繇賀表

昔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細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勝處得於
執巧形密然則察真僞者當求之於此其失於勁密者可遙
知其僞也賀表畫疏體枝鋒露筋絕不復結字此決知非元
常之爲也永叔嘗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死不
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書者校其實爾若年月不
誤便當不復致辨邪辨書者於其書畫察之當無遺識矣

皇象隸字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探奇振古有三
代純樸氣故自是絕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藉蹈綴襲

竊而自私也自王志愔定錄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錄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真因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据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沈著痛快而張懷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它不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前世評書者獨不言象爲隸字何也意謂旣以書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兼數書著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畫尙完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眡睨於其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作鱧魚梅羹相待其自矜持如此

七賢帖

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容有誤
然其字伯倫知爲伶也書尤怪詭不類然昔經范文正公歐
陽文忠公蔡文惠公諸人題識故後世不復議余昔於官書
中見山濤阮籍嵇康書皆入作者閭域而不見劉伯倫書不
知今所傳果何所從來而得其形製哉余見梁世自有劉伶
善書畫當世號文學士豈此書是耶唐初購書以金故人得
僞造以進當時李懷琳好爲僞迹其用意至到或得亂真昔
人謂急就章爲王逸少書七賢帖假云辟道衡作序缺三裝
稍持以質錢其所用繭紙皆謝道士所爲尤便臨書故懷琳
所爲書皆繭紙無辟道衡序此蓋後人所爲得劉伶書因以
附之故其詭異不可法度約者此正銜玉而賈石也紹聖三

年余過長安邵仲恭得此摹本諉余跋其後

別本七賢帖

嵇含云眾口異賈羣目改望陸景云眾口毀譽浮石沈木今此一書致略失而論者異詞欲來者不惑不可得也世人信耳而不信目故於書少有自斷於胸中者苟惟人言信之故凡造妄架僞者舉得進也前人評畫謂耳中有畫目中無畫余於評書亦云

司馬整碑

晉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整德頌泰始四年己巳建書爲隸古氣質渾厚與鴻都石經可一二校也碑言整安平王孫義陽王之子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諫議大夫騎都尉給事

中治書侍御史咸熙二年出臨宛郡加宣威將軍就郡拜世子泰始三年十一月使者奉詔冊命君南中郎將統茲宛郡今考晉書整義陽王望之子初奕爲義陽世子奕卒整嗣封清泉侯追贈冠軍將軍自郎中議郎史不盡書如宣威將軍中郎南郡守則見於法書而史氏闕之有不知也而碑自泰始四年建則侯於清泉皆自宛郡後然頌曰出臨鄙郡自託於詞亦何陋也漢之衰文物隨敝至晉不勝淺陋殆無前人一言一語雖政教汙隆文章與時高下然浮脆不綱自是氣質卑薄至論述次第亦已失當此可怪也整在當時蓋公族一少年名爵未立頌至謂稟乾坤之純靈竝聖賢而誕興其在南郡謂洪恩淪乎不測覆養包乎無外巍巍乎功揚於仄

陋其受冊命慶雲隨之夫擬人必於其倫非其倫者人亦不得受之雖當時文字未有禁防而諱忌稍以闊疏此皆何等語哉文字之壞殆有至此可以屢歎也

太公碑

太公廟碑今在衛州其縣晉太康十年立其文可識曰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剝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畚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

有之有之遂與歸以爲卿七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
參攷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先秦滅學而藏於丯墓天下
平泰而發其潛藏書之所出正在斯邑今攷史記謂東海上
人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
望又曰呂尙處世隱海濱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
招呂尙言呂尙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蓋不得其
詳乃廣徵異說其爲東海上人則得於孟子其先君望子則
得於墨子至拘羑里則戰國辯士之論也灼龜而得兆立以
爲師今緯書有之曾不知諸侯無太師而東海者特避紂爾
則得以爲卿士其說是也莊子言文王得臧丈人其語類此
疑周之言蓋主此也詩曰維師尙父則知爲武王師也竹書

最古當魏安釐王時國史也則所書宜可信其言服玄襪而說文無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而衛宏字說與郭昭卿字指則有之知許慎所遺古文眾矣昭卿因宏以有記非得是碑豈知宏之爲有據哉晉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
與此碑異知史誤也

月儀

世謂母正興碑比蔡邕石經無相假借惜其書不見於世觀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臥碑下則筆墨妙絕不待見其書然後信也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議者謂靖所書特必不疑眾亦自是信之今入續帖中其筆畫勁密顧它人不能眡睨其間然

與前帖中書亦異不知誰定□之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
觀其趣尙大爲遒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凜
凜爲不亡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固
自完善殆唐人效靖書臨寫近似故其書刮劂逕出法度外
有可貴者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書官帖後

告誓文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爲王懷祖檄也當時以不能
堪點摘細事遂脫幘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强起以官夫
迫之陋地不能自適其情其養固自陋也開元中此書得於
潤州瓦棺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爲數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
一概求之如□字有橫直顯異行法變草未嘗復出實天下

奇作也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復出岐王宅被焚則宜世
不得傳矣今碑字刻畫過於嚴重無復前法可求蓋後人倣
而爲之似是唐經手搨摹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
前書猶未爲稱凡厥好蹟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靈
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已出當時知鷗尾得者別本
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一嘗見於小函同樂毅論黃
庭經共藏便知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真贋也

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
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溫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
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咸得當時已無蘭亭矣

仁祖復尙書篆求於四方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祕閣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校量固有勝劣後人不攷其法有得其書者皆謂真逸少迹矣此其說所以異也惟彷彿像得真爲最傳也

成都蘭亭

寶月刻蘭亭序東坡居士爲讚於後蓋予由得於中山舊石故今所摹獨傳於蜀其如中州人或未知也余觀世所傳蘭亭書雖眾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繫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求知後人所爲不足尙也貞觀中詔令湯普徹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普徹亦竊搨出

外以傳普徹自能書識逸少筆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故世以善本歸之普徹蘭亭真本世不復知至普徹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者蓋其一也

黃庭經

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蓋以傳考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李白謂黃庭換鶯其說誤也然羲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曰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誤謬今世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它書觀開元中陸元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真行惟有黃庭告誓知本爲真行非楷字矣至天寶末又爲張通儒盜

去莫知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疊摹不得其真久矣蜀本黃庭筆墨麤工本皆非可貴弟以其名存之

別本黃庭經

淇水呂先得黃庭經最爲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所傳黃庭經本兩本自唐人學書爲業臨摹以傳者也逸少於書其存多僞黃庭之亡久矣後人安所取法以傳耶張懷瓘謂逸少佳迹自永和後而黃庭經蓋永和十二年書也字執不聯翩而點畫多失雖摹搨所授有失其初若無勝槩可存縱傳授有據亦何取於此哉呂得石書署其年永嘉支離其字尤不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況永字爲

變王氏體者余是以知其非也

又黃庭經別本

夫求馬者必自其羣牧馬羣游驥子在內逐逐而趨鄉鄉而顧者果知其有異耶望途授轡一駕千里逐景掣電秣趙刷燕則游後塵者無駘驚之迹矣至授以騏驥之任則真馬出矣唐得漢魏晉隋閒書多至七百卷於是以黃庭爲第一方在眾書時豈無所異而可一概哉顧世未嘗衡校而彈繩之則論有同異不足怪也至稽之法度而性合宋之體裁而結密索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世知有騅騶騏驥矣其於舞衢揚鑾而履阼隘者不待置木立塗而自合也此當是唐人得舊本摹入石者時見筆意與常見二本及今祕閣所存異甚

知唐初選置能盡書矣可以知翰墨極處也

畫贊

畫贊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考其筆墨蹊逕輒不類知後人爲之託之逸少以傳也昔王濛子脩嘗求書右將軍王羲之爲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敬仁亡其母見平生所愛內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旣盡矣校定大王書二卷黃庭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章挺以畫贊是僞蹟夫畫贊已亡矣而更出者可以知其爲僞也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於貞觀而入錄當亦有可亂眞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錄也

樂毅論